

(原名《慈悲城》)

错过世界 遇到你

丁墨
著

现代悬爱小说天后
丁墨
携《慈悲城》重新出发



我以为在这胜者为王的世界
而你却一直在我身边 我是无所凭依的
无声的陪伴也可以振聋发聩
在你看着我的每一个瞬间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错过世界 遇到你

● 丁墨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错过世界遇到你 / 丁墨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500-1464-0

I. ①错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68490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[http: www. bhzwjy. com](http://www.bhzwjy.com)
E-mail [bhz@bhzwjy. com](mailto:bhz@bhzwjy.com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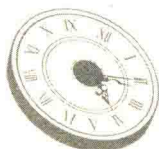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 错过世界遇到你
作 者 丁 墨
责任编辑 吴砚晨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880mm×1230mm 1 / 32
印 张 11.5
字 数 270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2.80 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464-0

赣版权登字号: 05-2015-301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Contents

【目录】



001 Chapter 01

/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，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。

杨千嬅《大城小事》

026 Chapter 02

/ 为你封了国境，为你赦了罪，为你撤了历史记载。

一颗热的心，穿着冰冷外衣；

一张白的脸，漆上多少褪色的情节。

杨乃文《女爵》

054 Chapter 03

/ 在世间难逃避命运，相亲竟不可接近，

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。

卢冠廷《一生所爱》

079 **Chapter 04**

/ 别说你会难过，别说你想改变，被爱的人不用道歉。

《下雨天》南拳妈妈

094 **Chapter 05**

/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就是不愿意
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，我总记得在哪里。

《至少还有你》林忆莲

117 **Chapter 06**

/ 恨一般的哭泣是占有，梦一般的狂喜是占有，
真实的猜测是占有，摇摆的拥抱是占有。

《占有》赵咏华

138 **Chapter 07**

/ 只是你现在不得不承认，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沦。

《伤痕》林忆莲

170 **Chapter 08**

/ 如果你爱我，你会来找我。

《氧气》范晓萱

190 Chapter 09

/ 爱你不用合情理，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抓住你。
一想到心仪的你，从来没有的力气，
突然注入渐软的双臂。

《勇》杨千嬅

222 Chapter 10

/ 为何总是这样，在我心中深藏着你，
说好不为你忧伤，但心情怎会无恙。

《为爱痴狂》刘若英

240 Chapter 11

/ 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，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
灯光再亮，也抱住你。

《不要说话》陈奕迅

263 Chapter 12

/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，一个人在人海浮沉。
我不愿你独自走过，风雨的时分。

《我不愿让你一个人》五月天

287 Chapter 13

/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

《勇气》梁静茹

317 Chapter 14

/ 鱼嗜水之欢，不清楚谁能够原谅……贪婪的欲望，
醒来的人不知去向。

《玫瑰香》林忆莲

342 Chapter 15

/ 只要你轻轻一笑，我的心就迷醉。
只有你的欢颜笑语，伴我在慢慢长途有所依。

《欢颜》齐豫



Chapter 01

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，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。

杨千嬅《大城小事》

楼下的形势十分危急。

简单工整的厂房正中，是一片光秃秃的水泥地，又白又亮，在日光炙烤下，仿佛滋滋地冒着热气。

超过五十个年轻男人，手持铁棍木棍，一脸凶相地站在场地正中。这样的阵势，令围观人群都捏了一把冷汗。

慕善盯着楼下看了几分钟，转头问：“徐总，就由着他们闹？”

她问这话时，俏生生地站在窗边金灿灿的阳光里，原本就令人动容的美艳容颜更添了几分朦胧的精致。

她的语气有点不可思议，令站在她身旁的中年男人——徐总火气更大：“这帮混混！流氓！”

慕善一脸的感同身受：“这些混混啊……前几天还有您辞退的员工来我这里闹事——说是人事部告诉他们的，您听了我们的意见，钻《劳动法》的空子，给他们安排有毒有害的重体力活儿，试用期满就解聘……”

徐总一愣，面色沉下来：“没这回事！我请贵公司做顾问，都是战略上的大事！慕总你先坐，我去收拾他们。尾款的事，我们稍后再谈。”

看着徐总的身影飞快地消失在走廊里，慕善微微一笑，权衡片刻，起身下楼。

慕善年初回本省创业，开了家顾问事务所，服务的公司也是良莠不齐。徐氏是家中型企业，却一直拖着五万尾款不付。她今天亲自上门催讨，却刚好遇到混混来工厂闹事。

下楼的时候，她想，其实大家都不容易。

白花花的水泥地上，阳光刺眼。院门口聚集了三三两两看热闹的路人，还有人停车驻足观看。

保安和强壮的工人迅速集结，很快就达七八十人，与门口的混混形成对峙。双方互相叫骂，械斗一触即发。

慕善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了几步。她一身精致的黑色小西装，丝袜长腿、黑发雪肤、乌眉红唇，十足的花瓶，站在一群蓝衣工人间，十分醒目。

很快，举着“黑心工厂坑害工人”横幅的混混中，那个穿山寨阿玛尼的头目大肖发现了她。

“她是老板的同伙！”

大肖毫不怜香惜玉，亲自将慕善从人群中拽出来，丢进己方阵营。几个年轻人立刻围上来。

徐总此时正偷偷躲在办公楼上，遥控着保安队长，看到这一幕，他也震惊了。他万万没想到慕善会被挟持，心内暗骂这个女人坏事。慕善虽然不是达官显贵，却也是北京回来的创业青年，万一伤到她，事情闹大，可就不好收拾了。

保安们踌躇着不敢上前。慕善似乎吓到了，低垂着头，看不清表情。

看到局面瞬间逆转，混混头子大肖得意地大喝：“把拖欠的工资和医药费都补上，我就放人！”

徐总犹豫不决，心内盘算着要不要叫会计去拿钱，却没料到有人在这

时火上浇油——一辆奔驰车突然冲进院子里，一个人拉开车门气势汹汹地跳下来。

是徐总的小儿子徐远达。

徐远达是典型的暴发户、富二代，玩车玩股票玩女人。他的饭局，慕善装傻充愣，十次只去一次。

他四处一看，怒了——一帮明显来自城乡接合部、打扮土气的混混，竟然在自家门口闹事！他想追的慕善，还被他们抓住。

“操你妈！”眼看他就要冲上去，工人们连忙把太子爷抱住、挡住。

慕善远远地望着他，迟疑片刻，软软的声音，欲哭无泪般唤了句：“徐少……”

徐远达之前觉得慕善有点高傲，颇难上手，此时她这一声无奈的“徐少”，很有低头的感觉，令徐远达心头一荡。

他也不是莽撞的人，刚才的热血不过是要面子。想了想，他掏出手机。

“周哥！是我，小徐。这边有点麻烦……没，就一帮混混闹事敲诈……是吗？您就在附近？带人过来？谢谢！太感谢了！”

他故意大声讲话，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他的语气太嚣张太自信，令沉默的混混们显得有些不安。

徐远达搬的救兵很快就到了。

出乎所有人的意料——只来了一辆车。

那是一辆黑色的宝马760，缓缓地停在工厂外斑驳的树荫下，像一片黑色的阴影。

首先下车的，是一个穿着灰色T恤的高大年轻人。他摘下墨镜，五官深邃，麦色英俊的脸上，挂着懒洋洋的笑。

两个穿着白衬衣、笔挺西裤的男人，面无表情地跟在他后头下车，衬衣绷得紧紧的，显示出结实有力的肌肉。

混混们顿时露出喜悦和轻蔑的神色，大肖却不知想到什么，神色有点凝重。

“周哥！”徐远达朝为首那人迎上去。周哥安抚地拍了拍徐远达的肩膀。

宝马的后排似乎还坐着人。周哥低头对车里的人说了句什么，然后漫不经心地对身后两人道：“办事。”

那两个人打开宝马车后备厢，拎出个编织袋，用力一抖。

一团东西掉了出来。

那是个人——竟然是个血肉模糊的人！

有人认得那人的衣服，惊呼，那正是大肖安排在周围挡路拦车、拖延警察的混混。

大肖这边所有人的脸色全变了，他们没料到对方不发一言就先废了他们一个人。

在一阵令人难堪的安静中，那两个貌不惊人的手下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走进人群，其中一个走到大肖面前，语气平淡地问：“你是管事的？”

大肖啜嚅两声，其他混混竟然都不敢出声。有几个胆子大的吼两句，声音竟然有些抖。

几分钟后。

五十个混混，倒下去七八个。最醒目的是大肖，他爆发出凄厉的惨叫声，已被那人踩在脚下，头挤着地面，几乎变形，两只胳膊也被卸了，软塌塌地垂在两侧，身体其他部位，却因恐惧而僵直。

其余四十几个混混又急又怒，却根本不敢动。事实上，从那个血人被扔到他们面前开始，他们就怕了。打架一旦害怕，再多的人也是输。

慕善也被周哥的两个手下拉了出来，带到一边站着。

徐远达兴奋地朝混混们骂道：“让你们闹事！”看到掉在地上的条幅，狠狠地踩了一脚骂道：“老子坑的就是你们这些农民，妈的！”

大肖被拖到周哥面前，已是面无人色。

“哪里来的？叫什么？”周哥蹲下，笑嘻嘻地看着他。

“响川县……大肖。”大肖垂头丧气。

“我姓周。”周哥语气温和地拍拍他的肩膀，“大肖哥，来城东先跟

小弟打声招呼啊，下次再过界，两只手就接不回来了。”

一个小时后，慕善拒绝了徐远达的殷勤，一脸惊魂未定梨花带雨，坚持自己开车走了。

车刚离开徐氏没多久，她立刻抽出面巾纸，擦干泪痕，又补好妆，抬头望着镜中的女人，鲜活精神。她弯眉一笑。

过了十五分钟，慕善抵达约定地点，找到停在繁华商场门口的一辆蓝色宝来。慕善上了车，司机是个年轻男人，笑着对她说：“效果很好。”

慕善墨黑的大眼一亮：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没被人发现吧？”

“你放心，我刚才一直扮路人，摄像机也藏得很好。”年轻男人眯着眼笑，“尤其是徐远达吼的那句‘坑的就是你们农民’真是画龙点睛！城东私营工厂廉价使用农民工，生产条件恶劣早有传闻，我有信心这一期报道会轰动全市，甚至省里都有可能惊动。”

慕善看他一眼：“见好就收。关于那个‘周哥’的部分，最好剪掉。”

他微微一愣，点点头：“我知道。”

天色全黑的时候，慕善七拐八拐，来到城南一家小诊所。

两个年轻人守在门口，认出慕善，恭敬地喊道：“慕小姐。”

这架势让慕善略有些尴尬，她很淡定地点点头，走入诊所。躺在唯一的一张病床上的，正是刚刚被踩在地上暴打的混混头目——大肖。

“慕小姐。”大肖挣扎着坐起来。

慕善连忙按住他：“躺着！没想到徐远达会叫来黑社会，你受罪了。”

“没事。那些人我们也惹不起。”大肖咧开嘴笑，“你的记者朋友拍到了吗？”

“搞定了，你在家等着看新闻吧。”慕善淡淡地笑了一下，“用不了几天，徐氏就会把钱给你送上门。”

离开诊所后，慕善的心情格外轻松。她先给公司秘书打了个电话，让

秘书明天发正式催款通知给徐氏。

“对了，记得‘随口’提一提，慕总受了惊吓，拿出你看肥皂剧的八卦精神，描述得越凄惨越好。”

“慕总，”秘书嗔怪地答道，“放心，交给我。”

慕善开着车行驶在夜色中，修长如玉的手指轻轻敲着方向盘，嘴角浮现出轻蔑的笑容。

拖欠她的项目款不还？还用她当挡箭牌克扣工人工资，想搞臭她的名声？

真黑。

慕善离开后，大肖还处于浴血奋战之后的激动中。

当初，他听说几个兄弟的亲戚被徐氏工厂欺骗，投诉到劳动仲裁机构，却因缺少证据而无法起诉。他火冒三丈，在徐氏蹲点之余，顺便叫了几个兄弟去围堵为徐氏出谋划策的慕善。

谁知他正穿着凉拖、裤衩在写字楼里晃，却被慕善盯着看了半天，最后还被请进了她的办公室。

大肖原本还没想好怎么做，可这个女人却一脸高深莫测地告诉他——没事，去闹。警察？警察最不想管的就是群体案件。派几个人在路上拦着，让警察也能顺水推舟。等他们赶到，我们的事早办完了。

就这么跟这个女人一联手，轰轰烈烈地闹了一把。

大肖想着想着，就开始迷迷糊糊地做梦。突然，他猛地一个激灵惊醒，只吓得魂飞魄散——

下午教训他的两个白衬衣男人，正站在他的床边，沉着脸，像阎罗一般。

而那个周哥，就站在他们身后，笑嘻嘻地看着他。

大肖声音都抖了：“周、周哥，我不会再去城东了……我、我在这里打针……”

周哥盯着他狼狈的脸，语气异常温和：“不好意思，哥今天下手重了，你们的医药费，我包了。不过，哥也被你的人打了一拳，他还想操我

死了的老娘。”

大肖被周哥的温柔吓坏了，连说不用。

周哥笑了笑，声音一沉：“白天就觉得你们这帮混混不对劲——我老大想知道，你和那个女人在干什么？”

老大？周哥还有老大？

大肖这才注意到，周哥身后还坐着个男人，因为诊所里光线很暗，只能看清那个男人穿着西装，背影笔直地坐在简陋的小沙发上。

不怒自威。

大肖哪里敢瞞？便战战兢兢地一五一十都说了。

那个男人一直沉默着，也没有发问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周哥眼尖，伸手在大肖衬衣口袋里一摸，在一堆零钱中找出一张名片，递给那个男人。

男人接过，这才有了响动。他站起来，走到光亮处，低头看着名片，修长干净的手指，轻轻摩挲着纸张的边沿。

男人比大肖想象的年轻许多，身材甚至略显清瘦。

当大肖看清他的样子，心头微震，只觉得他跟自己见过的任何人都不同，那容颜，那眉眼，竟令他想起冬夜里一弯干净透亮的月亮。当男人抬头看过来，大肖觉得自己就像泡在冰冷如水的月光里。

然后，大肖看到那清俊得不像凡人的男人嘴角轻轻一挑，抬起手，将那张皱巴巴的、还沾着血迹的名片，放入了剪裁精良的西装口袋里。

从外表看，慕善是个装饰品般亮闪闪的女人。

她身材劲爆，明眸皓齿，妆容精致，很多人第一眼见到她，都猜想她大概是依靠男人，开家公司玩票，作不得数。

事实上，这个清晨，穿着松垮垮的T恤、头发乱得像鸟窝的慕善，满嘴牙膏泡泡站在厕所里，非常郁闷地想——如果徐氏的钱还不到账，下个月给员工们发完工资，自己就要与康师傅为伍了。

好在这天下午会计报告，徐氏的欠款终于到账。慕善坐在狭小却明亮

的办公室里，神清气爽。

她想了想，吩咐会计拿了一万块钱，打电话给大肖。

“慕小姐？”大肖有些意外的感动，“不！不用了，医药费够的，你太义气了！”

大肖的拒绝太坚定，令慕善有些疑惑。

询问了几句伤势后，慕善话锋一转：“对了，那个周哥……什么背景？”

大肖啜嘴：“我也不是很清楚。”

慕善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叹了口气，软软道：“大肖哥，你有事瞒着我，我知道咱俩不算熟，但我自问对你掏心掏肺……”

大肖有点急地打断她：“慕小姐，我……你……要小心榕泰集团。我打听到，周哥是替榕泰办事的。”

晚上八点，慕善坐在幽静的酒店包间里。

对面坐着的是董宣城，正是昨天在徐氏偷拍的记者。

董宣城看着对面的女人。

T恤、牛仔、素面、马尾，笑得心无城府的样子，哪像白天那个意志坚韧、执意创业的职场女强人？

董宣城一夜没睡，满脸胡楂，眼睛通红明亮。他叹了口气道：“慕老大！慕老总！你也知道我正在赶稿，到底有什么事非要面谈？我没时间！”

慕善清浅地笑笑：“哦……没时间？当初某人求我搞定毕业论文，发誓鞍前马后在所不辞，原来是我的幻觉。”

董宣城嘿嘿一笑：“你真损。”

慕善这才满意，慢悠悠地啜了口茶道：“说说榕泰。”

这个新近崛起的全省第一企业、全国金融投资业和房地产业的超级大鳄？

董宣城神色一怔：“这种高门大户啊……你想知道什么？”

基本信息网上都能找到，慕善既然约他来，显然是想了解更深入的东西。

“他们有多黑？”

“不好说。”董宣城目露精光，“在霖市，最不能惹的，就是榕泰的丁氏父子。”

夜色渐深。

董宣城把自己所知，挑重点告诉了慕善。

榕泰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丁默言，娶了副市长那年长自己十岁的亲妹妹。他黑白两道通吃，如今，榕泰已如同盘根错节的大树，成为霖市一霸。

霖市另一霸是吕家，掌门人是年方三十五岁的吕兆言。明面上，吕家主业在房地产上，但据传吕家真正的家底，还是黄赌毒。

两强对峙，榕泰更占上风。

至于南城顾天朗、北城夏老三，虽然人多势众，名气也大，但都是老一辈混混，又穷又凶，算不上黑社会，与榕泰、吕家根本没法比。

“你惹谁都好，千万别惹丁默言。”董宣城轻蔑地笑笑，“他可是霖城的夜夜新郎，你这小身板，经不起那老东西折腾。”

慕善神色微动：“五十岁的夜夜新郎？”

董宣城深深地看她一眼：“整个霖城，没有丁默言得不到的女人。大学教授、警花、来过霖城的明星……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，呵呵……”

慕善收了笑。

“垃圾。”她的神色冷下来。

“姑奶奶，你小声点！”董宣城故作紧张地左右看看，惹得慕善莞尔。

董宣城想了想又道：“还有丁珩，榕泰的太子爷、副总经理，他的名声倒是不错，年轻能干。不过，你也别招惹。”

“小号种马？”慕善鄙夷。

“丁珩不像他爹一样滥交，交过的女朋友没几个。不过，我有私家消

息……”董宣城双眼一眯，“我们报社的社花几年前跟过他一段，后来，她跟人爆料，说丁珩很生猛，每天晚上换着花样往死里折腾，她好多天都下不了床，难怪当时她总请病假……”

月色明亮，慕善开着车行驶在稀疏的车流里。

她不觉得榕泰会跟自己有关系，可董宣城的话太直白，令她忍不住邪恶地脑补一些乱七八糟的画面——一个猥琐阴险的中年大叔；一个长着巨大性器、浑身肌肉结实、汗水涔涔的黝黑猛男。

令人敬而远之。

刚把车停在租的公寓楼下，慕善就接到母亲的电话，内容毫无意外的是念叨慕善创业的轻率，还有督促她尽快相亲。

等慕善上了楼，在沙发上坐了半个小时，母亲依然在低声埋怨。这种感觉，令慕善感到温暖，也有些无力的倦怠。她打起精神说了几句调皮话，哄得母亲高兴了，这才挂了电话。

至于相亲……对于母亲提醒她的未来女婿的各种条件——要名牌大学毕业、挣得不能比慕善少、家里条件不能太差，慕善都满口答应，心里却觉得母亲那辈人将爱情想得太轻易。她不想到了年纪就找个“条件”差不多的男人，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。

如果真要论条件，以母亲心中那个人为模板，要求并不算高。可这么多年，她也没找到一个刚好符合她要求的人。

这晚慕善睡得并不安稳。也许是董宣城的话影响了她，她竟然梦到一个看不清脸的男人，强硬地将自己压在床上，又重又热，令她喘不过气来。早上醒来时，她竟然口干舌燥。

起床时，她发现昨晚窗户没关，房里居然有极清淡的烟味儿，也许是从窗外飘进来的？

在洗手间里，她一抬头，就看到镜中自己脖子上挂着的老旧项链。对现在的她来说，这银链子很廉价，普普通通毫无特色，挂在她深深的锁骨中间，宛如一道黯淡闪烁的水痕。